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

(上)

YADANGBEIDE

[英] 乔治·艾略特



FORBIDDEN BOOKS

九州出版社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亚当·贝德

(上)

YADANGBEIDE

原著 [英] 乔治·艾略特

翻译 宁玉鑫

九州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禁书文库/汪彦博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1.9

ISBN 7-80114-656-5

I.世... II.汪... III.禁书-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108 号

世界禁书文库 亚当·贝德(上、下)

作者:[英]乔治·艾略特

译者:宁玉鑫

责任编辑:刘小曼

封面设计:李 杰

九州出版社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万寿寺甲 4 号

邮编:100081

开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数:8900 千

印张:646.1

印数:3 000 册

版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80114-656-5/I·113 **全套定价:**780.00 元(全 52 册)

作者简介

乔治·艾略特（1819 — 1880），英国女小说家，原名玛丽·安·埃文斯。

1819 年生于英国沃里克郡乡村。

1856 年秋开始小说创作，1858 年中篇小说合集《教区生活场景》以“乔治·艾略特”为笔名出版。1859 年长篇小说《亚当·贝德》出版。



第 一 卷

第一章 工 场

如果以一滴墨水作为镜子，埃及的术士就可以向任何偶然的访客显现出过去的、十分久远的幻象。这也就是我要为你所做的，亲爱的读者，我将用我笔端这滴墨水，向你显现一七九九年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干草坡的木匠兼建筑工乔尼桑·贝奇先生他那宽敞工场的景象。

午后的阳光，暖融融地照在工场里五个正忙着制作门窗和嵌板的工人们身上，在开着的大门处，像座帐篷似的木板堆散发出来的松木味，以及对面打开的窗户旁边，盛开着白花的接骨木树丛的芳香混合在一



起。斜斜的阳光穿过那飞舞在稳实的刨子前的刨花，照亮了靠墙放着的栎木嵌板上的精细木纹。在一堆柔软的刨木花上，一只毛茸茸的灰色牧羊犬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舒适的窝，把鼻子埋在两只前爪中，躺在那儿，偶尔皱起眉头，向那五个工人中最高的一个瞥一眼，那人正在雕刻壁炉木架中央的盾形；在刨子和榔头的声响之上听得到一个强有力的男中音，就发自那个工人，他在唱着：

“醒来：我的心灵，随着太阳
为你每天的职责奔忙，
扔掉那迟缓的懒散……”

这时正要进行一些测量，需要更集中精神了，因而那洪亮的歌声降低成一阵轻轻的口哨，但不一会，歌声又嘹亮地响了起来：

“让你所有的话儿都由衷真诚，
你的良心光明万丈。”

这样的歌声只可能发自一副宽阔的胸膛，而这胸



膛属于一个高约六呎、骨骼粗大、肌肉发达的男人，他的肩背平实，头颅高昂，当他挺起身子，离得稍远一些打量着自己的工件时，神态就像一个站直稍息的士兵。他的袖子卷齐时，露出一只可以赢臂力锦标的胳膊；然而那长长的柔软的手，指头宽平，看来却可以胜任任何技巧性劳动。

亚当·贝德高大结实，够资格称作是个萨克逊人，但是，在浅色纸帽对比之下，乌黑的头发，分外明显，在凸出、生动的眉毛下闪亮的一双目光敏锐，这就看得出他身上还有凯尔特人的血统。他的脸庞很大，线条粗放，在面容平静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温和、诚实、聪明的美。

亚当旁边的一个工人，让人一眼就看得出是他的兄弟。他俩一般高大，有相同的五官，有相同的黑发和肤色，但兄弟间相貌的相似，倒使得他们两人在体形与面貌上的不同之处更明显了。塞斯的宽肩有一点弯曲，一双眼睛是灰色的，眉毛没有他哥哥的那么凸出，显平淡些，他的目光不很敏锐，却充满了信赖与仁厚。他已经取下了纸帽，你能看到他的头发不像亚当那样又浓又直，而是薄薄的、卷曲的，让你能看清额头与头顶间的轮廓。



那些懒散的流浪汉，常可以在塞斯那儿得到一个铜板的施舍，可他们却很少向亚当说话。

工具的响声与亚当的歌声的交响曲终于被塞斯打断了，他举起那张精心制作的门板，把它靠墙放好，一面说：“这扇门今天到底完工了。”

工人们都把头抬起来。吉姆·萨特特，一个红头发，诨名叫“红发杰姆”的壮小伙子，停下手里的刨子。亚当惊诧地用锐利的眼光望着塞斯道，

“什么？你以为你完工了？”

“当然啰，”塞斯同样惊诧地说：“难道缺什么啦？”

其他三个工人哄然大笑使塞斯困惑地四处张望。亚当没有和他们一起笑出声来，他只是微笑着，用比适才温和些的语气说：

“啊呀，你忘记上嵌板了。”

塞斯两手往头上一拍，羞得脑门儿都红了，这时大家又一次哄笑起来。一个诨名叫“瘦精猴皮恩”的小个子嚷道：“好哇，”一面跑上前去抓起门板：“我们把这扇门挂在工场那一头去，上面写这几个字：‘卫理公会教徒塞斯·贝德的手艺’杰姆，拿个红漆桶来。”



“胡说！”亚当说，“把它放下，皮恩·克里尼奇。你自己有一天也可能出这种漏洞的，那时你就该转笑为哭了。”

“那你就等着瞧吧，亚当。如果我的脑瓜子里装满卫理公会教义，那可够你等上一大阵子的。”

“不，你的脑瓜子里面总是装满了酒，那更糟糕。”

可皮恩这时手里已经端起了这个“红桶子”，正待开始写他的题词了。他先在空中画了一个S作为预备活动。

“让它去，好不好？”亚当喊道，放下手里的工具，大步跨到皮恩身边，抓住了他消瘦的右肩。

“把它放下，不然的话，我要抓住你狠狠的摇，摇得你灵魂出窍。”

皮恩的身体在亚当铁一般结实的掌握下摇晃着，可正像那些个子小胆量大的年轻人一样，他并不打算投降。他的左手从已经动弹不了的右手里拿过刷子，作出准备用左手来写的样子。亚当一下把他转过来，又抓住了他的另一只肩膀，把他推到墙边，抵在墙上，一动也不能动。这时塞斯说话了。

“算了吧，亚当。算了吧，皮恩是闹着玩儿的，他笑我也有错。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话自己了。”

“如果他答应不再提这扇门的事了，我就放开他，”亚当说。

“算了，皮恩伙计，”塞斯用劝说道：“别让我们为这点儿小事儿吵嘴吧。你知道亚当是牛脾气，他想怎么做就得怎么做的。你就转个弯，说不再提这事了，那不就风平浪静了。”

“我可不怕亚当，”皮恩说，“不过既然是你劝我，塞斯，我就答应不再提这事儿。”

“好啦，你是个聪明人，皮恩，”亚当笑着松开手。

这时每个人都回头干自己的活去了，只是瘦精猴皮恩在力气较量上吃了亏，一心想在冷嘲热讽上占个上风，为他受的闷气进行报复。

“你忘记上嵌板的那会儿，想什么来着，塞斯？”他开始说，——“是那布道士标致的脸蛋儿，还是她的布道？”

“听听她的布道吧，皮恩，”塞斯心平气和地说，“她今晚在草坪上布道；你说不定也会有所收获的，免得再去想你喜欢的那些歪门邪道的歌儿了。你也许会信教的，那是你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最好的补偿。”

“还没到时候呢，塞斯，等我成家后会考虑那事儿的。单身汉不需要那么重的补偿。说不定我会求爱和



信教一举两得，像你干的那样，塞斯；不过你不愿意让我信了教，插到你和那漂亮布道士中间去把她抢走吧？”

“不用白费心思，皮恩，我恐怕她爱上的不是你，可也不是我能攀得上的。你只要去听听她讲道，就不会再轻浮得拿她开心了。”

“好吧，要是今天晚上在‘冬青酒店’没有好伴的话，我倒是想去看她。她讲的是哪篇经文？要是我没有按时赶到，你也许能讲给我，塞斯，这会不会是，——你们来到底是为了看什么？看女先知？对，我要向你们说明，不止是女先知——那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青女人。”

“算了，皮恩，”亚当相当严厉地说，“你不许随便引用圣经上的话，这样太放肆了。”

“怎么？你改变立场了？刚才我还以为你是坚决反对妇女布道的呢？”

“我可没有改变什么主张，我刚才没有涉及到妇女布道的事，我是告诫你别乱用圣经上的话，你不是有一本你引以为豪的笑话书吗？你把肮脏的手指头放在那上边去吧。”

“唷，你也变成像塞斯一样大圣人啦。你今天晚上



也要去听布道了。唱赞美诗的时候如果你领唱得挺不错，不过我不知道奥文牧师看到他宠信的亚当·贝德变成了卫理公会信徒会怎么说。”

“你别为我操那份闲心。我和你一样永远不会变成卫理公会信徒——虽然你倒很可能变得比那更糟糕。奥文先生明白事理，人们在信教方面有自己的自由，他不会去干预的。他向我说过多少次：那是他们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事。”

“对，对，不过尽管这样，他并不喜欢你们不信国教的人。”

“也许吧。我不喜欢乔吉·多德的浊啤酒，不过你自己要去喝那种啤酒，出洋相，我绝不阻拦。”

亚当的反唇相讥引起了大家的笑声，但塞斯严肃地说：“不，不，亚当，你不应该把任何人的宗教比作浊啤酒。你也许不相信这一点，不过那些不信仰国教的信徒和卫理公会的信徒也会像国教教会的人一样，找到事情的根本道理。”

不，塞斯，我亲爱的兄弟，我并不赞成取笑任何人的宗教，让他们凭自己的良心生活就行了。我只是想，如果是他们的良心能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堂里，那也好——在那里有很多东西可学，但是现在有



过分看重心灵的这种情况，在这世界上，我们除了福音书还得有点别的东西。看看那些运河、导水管和煤矿机器，还有克雷姆福特地方的阿克乃村的工厂。我想一个人除了福音书外还得学点什么，才能制造出这些东西来。可是你听听那些布道士的话，你会以为一个人一辈子必须闭着眼睛什么也不干，只要看自己心灵里的活动就行了。我知道一个人心灵里不能缺少对上帝的爱，而且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可谁知道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圣经上说，上帝把自己的精神灌通到建筑圣坛的工人身上，使他作出了所有这些雕刻精美的器具，做出了所有这些需要精细手艺的东西。我是这样想的：在每时每刻——不论是礼拜天还是工作日——在一切事物中，在伟大的工程和发明中，在计算和技巧中，都存在着上帝的精神。上帝帮助我们的心灵，也将帮助我们的头脑和双手。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以外做些有益的事情——给妻子砌个烘炉，省得她上面包店，或是刨刨菜土，多种几颗土豆，他就是多做了些好事，也同样更接近了上帝，不一定要跟在什么牧师身后跑来跑去，哼哼唧唧地求天拜地。”

“说得好，亚当！”红发杰姆说。他本来要去搬动木板的，听到亚当说话时，他就停下来了。



“这么些日子里我听到过的布道数这个最好。一年以来我老婆吵着要我给她砌个烘炉，为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你说的话的确有道理，亚当，”塞斯严肃地说，“不过你自己也应该知道，正是这个你挑剔出许多毛病的布道，使得很多懒散汉变成了勤奋人，也是牧师使酒店无人问津；如果一个人开始信仰宗教，他的工作决不会比以前做得差。”

“只不过有时候这个信徒忘记上嵌板了，对不对，塞斯，呃？”瘦精猴皮恩打趣说。

“啊，皮恩，你找到了我这个过错，够开一辈子玩笑了。只是这不是宗教的过错，这是塞斯·贝德的过错，宗教也没办法把他这个毛手毛脚的老毛病改过来，这就太让人惋惜了。”

“别在意，塞斯，”瘦精猴皮恩安慰他说，“上嵌板也好，不上嵌板也好，你是个道道地地的好人，不像你的那位亲人，他也许比你聪明些，可开一点玩笑他就要吹胡子瞪眼睛了。”

“塞斯，我亲爱的兄弟，”亚当没有理睬皮恩针对他说的讥讽，说道，“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恶意，我不是指你说的。有的人对事情有这样看法，有的人的



看法却是那样的。”

“不，不，亚狄，你对我没有恶意，”塞斯说，“我心里明白。你就像你那条狗吉卜一样，有时候对我叫几声，叫完了又总跑来舔我的手。”

以后的几分钟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埋头干活，这时教堂的钟敲了六下。第一下钟声还没有消失，红发杰姆就放下木板去取上衣了。瘦精猴皮恩正在拧螺丝钉，刚拧了一半，听见钟声就把螺丝起子扔进工具筐里；浑名叫哑巴的塔弗特的确是个不爱说话，一直一声不吭，他把正要举起的钉锤放下；连塞斯也直起腰来，伸手去取他的纸帽子。只有亚当一个人好像没听见钟声一样，仍在继续干活。当他发觉工具都停住不响了，抬起头来愤愤地说：“你瞧，钟声刚响大家就把工具扔下了，真叫人看不惯，好像他们对工作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生怕多做了一丁点儿似的。”

塞斯看来有点儿觉得自己不对了，准备要走的动作慢了下来，但是哑巴塔弗特打破沉默开口道：

“唉，唉，小伙子，你说话是个年青人味道，你现在才二十六岁，等你到我这年纪，四十六岁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劲头了。”

“瞎说，”亚当仍然气冲冲地说，“我就不懂年纪跟



工作有什么关系？我想你还没到手脚不灵便的年岁吧；我就讨厌你们这种样子，钟声还没停，人像是为自己的职业死了似的，胳膊立刻垂下来，似乎对自己的工作一点儿也不喜欢，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就是块磨石，你不再转动它了，它也会稍稍动一下才停呀。”

“真讨厌，亚当！”瘦精猴皮恩叫起来：“你别管别人好不好？你刚才还尽挑布道士的岔儿呢——你自己更爱说教。也许你喜欢工作，可我喜欢玩儿，这会更合你的心意——你就可以多干一点儿。”

瘦精猴皮恩说完这番他自以为很有力量的反驳后，就扛起工具筐离开了工场，哑巴塔弗特和红头杰姆也很快地跟着他出去。塞斯逗留了一下，怅然望着亚当，仿佛要等他开口说话。

“你是不是先回家再去听布道？”亚当抬头问塞斯。

“不，我的帽子，衣服都在威尔·玛斯克雷家，我要在十点钟左右才能到家，我可能会送蒂娜·莫里斯回去，如果她愿意的话。波塞家没有人陪她来，你知道。”

“那么我就告诉妈妈别等你，”亚当说。

“你今晚不去波塞家吗？”塞斯转身离开工场时有